

§ 東遊記(6)/世界裂口

§ 興都庫什山脈(Hindu Kush)



興都庫什山脈是一條位於中亞與南亞交界的重要高山山脈，主要橫跨今日的阿富汗中部與東北部，並延伸到巴基斯坦西北部。

將北部的阿姆河谷與南部的印度河谷分開。

興都庫什，與[大唐西域記]中玄奘對蔥嶺的描述很相近，都是最險阻的區域。

§ 巴克拉(Bactra)



巴克拉（後稱 Balkh）通常被視為「巴克特里亞的首都或核心都城」。波斯時期巴克特里亞是重要行省（satrapy），巴克拉是其行政與宗教中心。

畢達哥拉斯踏入巴克拉時，正值午後。

這裡城牆高厚，磚石被日光曬得發白，街道筆直，水渠沿路流淌，商人、祭司、書吏各行其事，一切都精確得近乎冷漠。這裡的秩序沒有縫隙，彷彿連風都被要求依照既定方向吹拂。

在市集旁的神殿前，他遇見一名年長的祭司。那人手持測星杖，正將影子對準石板上的刻痕。

「你從哪裡來？」祭司沒有抬頭，只是問。

「從北方的山與沙之間。」畢達哥拉斯回答。

祭司停了一瞬，目光終於落在他身上。「那麼，你見過不服從形狀的事物了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否認。

祭司重新校正刻度，語氣平靜而確定：

「在巴克拉，萬物都有比例。星辰、祭期、賦稅，甚至人的德性，都可以被安排在一個穩定的位置上。」

他頓了頓，又補上一句：「但前提是一——世界願意被安排。」

夜裡，畢達哥拉斯登上神殿平臺。星空依舊清澈，軌道準確無誤，可他忽然明白，這些數與圓，正在假設一個已經離他遠去的世界。

塵沙幻獸留下的不是恐懼，而是一道無法消除的偏差，像潛伏在完美圖形中的裂紋。

巴克拉依然是萬城之母。

只是他第一次清楚地知道：完美的秩序，並不等於真理。

§ 艾巴克(Aibak)

艾巴克位於巴克特里亞南緣、興都庫什山前，是北方平原通往高山與印度之路的門戶。

城鎮不大，更接近一個小小聚落，卻商旅雜沓，波斯官吏、山民與行腳者混居其間。此地塵風終年，神祇混祀，被視為踏入群山之前最後的歇腳之所。

畢達哥拉斯到了艾巴克找了一間土石房改建的小旅館，用過晚餐就呼呼睡去。



夜深時，艾巴克的風忽然沉了下來。

營火之外，山影如牆，一條巨蟒自岩縫間緩緩抬首，鱗片宛如層層山脊，眼中映著星光。牠不吐信，也不逼近，只盤踞在山道的陰影中，彷彿整座山正在呼吸。

薩戈自風中凝形，輕輕落在岩石上，裙擺隨夜風微動。

「你還在守門嗎？」她低聲問。

巨蟒閉上雙眼，又慢慢睜開。

「山尚未移動，我便不能離去。」聲音像遠處碎石滾落。

薩戈笑了笑，替牠撫平一片被歲月剝蝕的鱗甲。

「那他呢？」她回頭看了看熟睡中的畢達哥拉斯。

巨蟒凝視良久，尾端輕輕收緊又放鬆。「此人不屬於山，但願意被山改變。」

風再次流動，蟒蛇沉回岩影之中。而山門，為他暫時敞開。

§ 興都庫什(Hindu Kush)

離開艾巴克的第三日，畢達哥拉斯才真正明白何謂興都庫什。

最初的土路很快在碎石中消失，只剩山羊踩出的細痕，沿著陡峭山脊蜿蜒而上。

白晝時，烈日直射岩面，反射的光讓人目眩；一入黃昏，寒意便自地底滲出，手指僵硬，呼吸化成白霧。

風精靈薩戈時而凝形，替他辨認風向，卻也警告他前方的亂流與落石。

第四夜，他被迫在岩壁下過夜。乾柴稀少，只能以少量糧食充飢。

夜半時，遠處傳來低沉的轟鳴，雪塊與碎岩從高處滑落，震動沿著山體傳來，彷彿整座山正在翻身。

他蜷伏在斗篷中，背貼冰冷岩石，聽著風聲穿過石縫，如野獸低吼。

第五日翻越風口時，道路幾乎垂直。

鬆動的碎石在腳下滑落，跌入雲霧深處。

一次失足，他以手肘撐住岩縫，皮膚被石刃割裂，鮮血迅速凝成暗色。

畢達哥拉斯運轉內息，讓呼吸沉入丹田，腳步隨之變輕，身形如貼地掠行，在鬆動岩層間借力而行。

斷層風自側谷狂嘯而出，氣流如巨掌橫掃山脊。

他毫不遲疑，踏石借勢，施展飛身術，身體在風中翻轉，短暫離地，掠過即將崩落的岩塊。

斗篷被撕裂，碎石從腳下滑落，卻只擦過他的影子，直墜霧海。

薩戈在狂風中幾乎被撕散，只能以斷續的氣流托住他的平衡。

午後天空驟暗，雪粒橫飛，方向感在白霧中完全消失，只能憑山勢的傾斜摸索前行。

傍晚時，他誤入一段覆雪斜坡，地表忽然塌陷，雪與碎石同時滑動，化成短促而致命的雪崩。

畢達哥拉斯借助飛身術連續三次躍起，踩著翻滾的雪塊與岩角轉移方向，最後一躍，雙掌拍在突出的岩脊上，借反震之力翻身而上，僅以一線之差脫離崩流。

落地時，腿部仍被尖石割裂，鮮血在寒風中迅速凝結。

夜色降臨，濃霧吞沒山勢。

巨石在暗中崩落，轟鳴震動山體。他以氣息鎖定重心，飛掠狹窄岩梁，身形在霧中若隱若現，宛如山風中的影子。

當他終於伏身於岩壁凹陷處調息時，心中清楚：

這些技藝不是炫技，而是讓他在北麓尚能與山勢對話的唯一憑藉。真正的試煉，仍在更高、更冷的地方等待。

直到第七日清晨，山脊忽然後退。寒風減弱，雲層在腳下翻湧，一片寬廣的高原谷地在晨光中顯現。

河流如銀線穿過草原，洞窟點綴在赤色岩壁之間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谷口，回望身後層層山影，心中明白——從此以後，他已不再屬於來時的世界。

七天七夜後終於看見遠處的巴米揚。

§ 巴米揚谷地(Bamiyan Valley)



巴米揚谷地位於興都庫什山脈中部，是一條高海拔、開闊而肥沃的山間谷地。此地自古為中亞通往印度的重要通道，牧民、商旅與修行者往來不絕。谷地四周峭壁環繞，洞窟遍布，氣候寒冷而清朗，天空澄澈。對旅人而言，巴米揚既是補給之地，也是進入高山深處前，少見的寬廣與安寧之所。

所。

§ 隱僧/你終於來了

畢達哥拉斯找了一個洞穴住了下來。

巴米揚谷地的夜，寒風從岩縫滲入洞穴，攪動微弱的燭火。

畢達哥拉斯蹲在角落，凝視洞壁上斑駁的符號。



忽然，一個身影從陰影中緩緩浮現。隱修者，長髮散落如山間霧氣，眼神深邃如谷底幽泉。

「你終於來了！我等了很久！」

隱修者低聲說，聲音似從岩石中滲出，又像隨風而來。畢達哥拉斯有點詫異，微微點頭，不敢妄言。

畢達哥拉斯：「您在等我？您來自何處？」

「我來自你將前往的東方，我們的淵源實不可說…你來這裡，不只是跨過山門，還須修練一個法門，這是我的使命。」

修行者伸出手，指向洞頂的空隙，「看見夢與現實之間的縫隙了嗎？這是太玄功，你可以清醒於夢中，探索心靈與自然，尋找東方的路。」

畢達哥拉斯屏息，隱修者緩緩示範手印，口中喃喃念著古老呼吸法。

風精靈薩戈從洞口落下，裙擺隨風搖曳，柔聲說：

「我感覺到你的心，也感覺到夢的邊界。」

夜深，畢達哥拉斯閉上眼，聽見自己的呼吸與風共振，隱修者的聲音化作光與氣流流入夢中。他第一次明白——即便身在山谷，也能在夢裡自由行走，察覺世界的脈動。

夜已深，洞窟的寒風在岩縫中低語。

畢達哥拉斯盤膝坐下，閉上眼，呼吸與風精靈薩戈的氣流同步。他回想隱修者教的手印與呼吸法，心念一絲不動，眼前的黑暗卻開始閃爍如夜空繁星。

忽然，他感覺到自己彷彿漂浮起來，洞穴的岩壁、洞口的風聲、夜空的冷月，都逐漸透明化。

他意識到：這不是現實，而是夢。心中一震，清醒感湧上全身。

夢境開始變化。

巴米揚谷地被拉長，岩壁像水晶般折射光線，河流倒映星辰，山脈的輪廓與天光互換位置。他伸手，想碰一塊岩石，手指穿過如煙的石頭，卻又感受到奇異的冰涼。薩戈的身影在空中旋轉，裙裾化作風流，她的笑聲從遠方傳來：

「你可以走更遠，看看山外的世界。」

畢達哥拉斯試著控制夢境，他想飛越北麓，腳下便長出透明的風翼，振動間帶起谷地回聲。山谷裡的雪崩、碎石、雲霧，全都隨他意志而動。每一次呼吸，他都能感覺到夢中的風與現實風互相呼應，彷彿整座興都庫什的脈動都掌握在手中。

在夢的深處，他遇見一條巨大的山蛇，正是艾巴克山門的守護靈。

蛇眼中映出整個谷地，卻沒有威脅，牠慢慢點頭，示意畢達哥拉斯前行。

畢達哥拉斯心中明白：太玄功不只是控制夢，更是理解山、風、光與心靈的共振。

當第一縷晨光透入洞窟，他睜開眼，仍能感受到夢境的餘溫。

谷地的寒風和岩壁的冷意，與夢中景象重疊，他的心中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明與力量——北麓的路，已經在心中展開。

當夜再次降臨，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入睡。

他坐在洞窟深處，背靠岩壁，讓呼吸緩慢到幾乎不可察。太玄功並非強行入夢，而是等待——等待意識自然沉入邊界。

風聲先消失，接著是身體的重量。他在一瞬間「醒著睡去」。

夢境張開時，沒有光，也沒有形狀，只有流動的冷意。

畢達哥拉斯保持清醒，心中默念方向。



於是空無之中，山脈浮現——不是具體的岩石，而是由風線、壓力與高度構成的輪廓。那正是興都庫什北麓，通往 Salang 的山區。

他向前行走，腳下並非土地，而是層層氣流。某些區域的風呈螺旋狀，逼迫意識偏移；某些

山口則像空洞，吞噬聲音與方向感。他記住了這些地方——那是現實中容易迷失、或引發雪崩的地段。

忽然，夢中的風驟然下沉，一道黑影自高處掠過。不是野獸，而是寒風形成的斷層，如無形之刃。

畢達哥拉斯立刻收斂心念，讓夢境後退半步。斷層隨之平息。

他明白：若在現實中強行通過此處，必然有人喪命。

遠方，薩戈的聲音隨風而來，比白日低沉許多。

「記住這裡。」她說，「白日看不見的，夜裡才會現形。」

在夢的最深處，他看見一條可行之路——並非最短，而是風最穩、岩層最老的脊線。那條路在夢中泛著微弱的光，如呼吸般明滅。他沒有繼續前進，只是牢牢記住它的節奏。

清晨醒來時，畢達哥拉斯立刻在地上以石子排列出昨夜所見的風向與坡度。

隱修者不在洞中，彷彿從未出現過。只有薩戈站在洞口，望向北方。

「現在你知道了。」她輕聲說，「夢不是逃離現實，而是替現實鋪路。」

畢達哥拉斯收起石子，披上斗篷。

進入 Salang 山區之前，他已先走過一次。

§ Salang 山區 印度河流域 待續…